

# 關於金門與金門文學的位置

唐蕙韻

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 前言

金門自明洪武年建千戶所，成為閩南海上的官鎮門戶，經歷南明魯王流寓、清初遷界、清鎮總兵、民國立縣，至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金門在「臺澎金馬三民主義模範區」內，金門如何以「福建金門」的身分與臺澎同步以「臺灣」自居而無地理與歷史認同上的違和感？當「臺灣文學」成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臺灣顯學時，金門文學，將如何自我定義為所謂「臺灣金門文學」或「金門臺灣文學」的名義和身分？

相對於傳統的國家疆界定義，如何切割、強調一個地方歷史的獨特性、地域的特殊性，以示／識別於其他行政的或區域的疆界，而以地方名之曰「學」，無可避免要回應其總體而獨特的歷史／地域／文化角色或特色是什麼；對於「金門文學」而言，尤其需要回答的定義，是其地名冠義下的文學自覺、或是獨立特徵是什麼。

## 一 金門人及其金門文學

### （一）歷史舞臺的金門

金門在宋代入同安縣綏德鄉翔風里版圖，明代洪武二十五年（1392）設金門千戶所城，金門乃該所城專稱，其時金門島人仍以古名「浯洲」自稱此地。第一本以浯洲為中心的地方人之地方紀事——洪受《滄海紀遺》，寫於明隆慶二年（1568）。自書名視之，浯洲的地方意識固有之，海外之遺的邊陲感喟，實與此中地方意識互為形影。

金門第一次以非行政附屬地的地域角色出現在正統／政統的歷史舞臺上，是在十七世紀南明鄭氏據金、廈抗清、終而由金門轉進臺灣之際；金門以金門的地域角色，站在世界舞臺的冷戰歷史上，是在二十世紀兩岸分隔之後。

以上，在中國歷史、臺灣歷史舞臺出頭而聞名遐邇的金門履歷，都來自於金門在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地理位置，不是金門人主動或自願創造的「歷史」，但每一個歷史

時刻都是金門人切身的經歷。

## （二）金門人的金門

金門人自行主動創造的世界舞臺和世界歷史，在明清以來以金門為家、為據點的亦盜亦民（陳春聲〈身分認定與籍貫問題：以明清之際金門及鄰近海域「海盜」的研究為中心〉，2008金門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所建構的海洋貿易、島民生活和海外金門會館；金門人自我創造的經歷，在解決生活困難的生活中，蓋碉堡防海盜、建宗祠凝聚地方勢力創造社會資源、建學校植後生、蓋寺廟護佑鄉里安人心，（楊肅獻《金門近代史》，2009年）是國家力量莫及於金門邊陲時，金門人自圖生存走來的足跡。

金門人，在自己的地方、所屬的國度之內，高呼自己是金門人、要求以金門人的身分被看見，第一次是一九八七年臺灣解嚴、而金門尚在戒嚴之際，去位在臺灣的福建省政府請願，一直到一九九二年金門解嚴。（楊樹清《金門島嶼邊緣》）再一次，是「金馬自決」和「金馬撤軍」論（1994年）揭穿金馬戰地神話，金門人被戰地政務包裝的英雄形象與犧牲意義驟然隨戰地政務地解除而幻滅，除了被否定的憤怒、錯愕、懷疑與質問，發展效應淺而易見的是補償權益的爭取，更深刻而沉重的追問，卻是前所未有的因地緣而曖昧的身分歸屬、以及巨大而複雜的認同問題。「讓情況更加複雜的是，……中華民國政府並不是永恆不變和統一的實體。自解嚴這些年來，國家本身也經歷了巨大的改變，比如民主化和多黨化。有時候，政府會否定過去的主張。……金門人民的英雄主義對臺灣人來說，好像一點關係都

沒有，而且在鞏固投資和要求中央政府的政策方面，越來越沒有說服力。」（宋怡明《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頁306-307）

於是「金門人是誰」之問，是家在金門不可動搖的信念下，金門人忽然發現看不見既往、也不知道未來的「金門」位置。泛漫這個疑問與追尋，逐漸成為在金門、在臺灣、乃至在海外的金門人的普遍困惑與追問。「老師說：新加坡是我們的祖國。……我把老師的話轉為文字，給父親看。霎時，父親鐵青著臉，譏諷的喝道：你就背在胛脊餅吧！……沉吟良久，他才迸出一句：金門才是祖國，你讀什麼書，吃屎啊？」（芊華〈兩代人的祖國〉，收錄於寒川《新加坡金門籍寫作者人作品選》）

於是金門文學是什麼，也在金門人由衷地追問金門人的位置在哪裡時，被認真找尋。

## （三）金門人的金門文學

金門本地自一九九八年成立金門縣寫作協會，陸續出版了會員專輯；二〇〇三年由聯經出版社出版《金門文學叢刊》第一輯十冊，主要是金門本地或居臺灣的金門籍寫作者個人作品集；二〇〇五年由金門縣政府與聯經出版社合作出版第二輯十冊，以海外金門籍寫作者為主；二〇〇六年再聯合出版第三輯，仍是金門本地或居臺灣的金門籍寫作者為主。以上各輯作品包含詩、散文、和小說，多數為散文作品。（書目見金門縣文化局網站）

關於「金門文學」的定義或意義，除了



金門籍貫的屬地意識，如何在金門的地域、歷史以及創作自覺下，形成為一種屬於金門特有的文類、或是文學思潮？目前為止的《金門文學叢刊》，在靜態的呈現所謂金門籍作者的寫作外，並不多見金門作家對於創作思辨的自陳，以及以所謂金門作家身分與金門境外文壇的互動與對話。二〇一六年，黃克全《金門現代文學作家選》針對每位入選作家的作品特質進行評析，編撰前言提及所謂「金門現代文學」，是「四、五〇年代後，本地青年開始從事文學創作，金門現代文學才再度抽苗分枝」，體現出以金門本地屬籍作家為依歸的所謂金門文學意識；對於「夾在大陸文學和臺灣文學之間」的「金門現代文學」，身為自己列名的金門作家之一，黃克全以「詹宏志曾憂心臺灣文學淪為邊緣文學」、以及「臺灣文學史有意、無意間邊緣化了斐然成章」的馬華文學為例，提出「量變即質變。是否我們的創作，無論質、量都尚未達到足夠教人眼睛一亮的成績」（黃克全〈寸筆丹心——《金門現代文學作家選》編撰前言〉）之間，展現其以作家為職志（而不止是一種身分）的文學自覺。

## 二 金門文學與臺灣文學

走出金門籍及其地方圈外，金門籍作家以文學作家的角色而不止是寫作者的角色，曾得到非金門本地自辦文學獎項，長期從事寫作並以小說創作和金門籍身分被視為金門作家代表人物者，主要是黃克全和吳鈞堯。

黃克全（1952-）大概是最早以文學作

家身分被臺灣文壇看見並肯定其作品入於文學之列的金門籍作者。一九九二年，民眾日報主辦「黃克全小說座談會」，臺灣文學界大老葉石濤、彭瑞金等，以黃克全為對象，提出「金門文學」與臺灣文學的討論。葉石濤認為黃克全的小說「表現了存在主義的手法，探討人的存在與周圍環境是荒謬的對立」。並說：「基本上，他將金門的歷史從古代到現代都寫到了，我認為黃克全是金門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作家。」但是，葉石濤強調：「金門並不屬於臺灣的一部分。將來當臺灣人走向自決之路時，金門應該不包括在內。縱然，金門全體人民願意與臺灣站在一起，但是其地理位置太靠近大陸了，其未來命運將是如何？這正是黃克全小說要具有前瞻性，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收錄於黃克全《太人性的小鎮》，1992年）

對作品內容的解讀，彭瑞金則是以黃克全小說為其地方意識和生活觀察所呈現的角度指出：「在地理上，從過去到現在，金門一直被人當作跳板來看待。而黃克全也把金門的過渡性、暫時性、不確定感很強烈的表達出來。」關於金門人——黃克全的小說，與臺灣文學的關係，彭瑞金說：「我們沒辦法來決定金門人的前途，而臺灣人也沒有這個權利。包括黃克全的小說在內，我們也沒有辦法來決定黃克全的小說，是否該作為臺灣小說的一部分。」

就文學論文學，座談中的三位臺灣文學專家，一致不落虛詞的正面肯定：黃克全比臺灣作家更敏銳（葉石濤）；他是清醒的、他的作品更有創作的生命力（彭瑞金）；他的小說，確實是我近幾年來所看到較具衝擊

性的作品（鍾鐵民）。彭瑞金更評析：「靠攏臺灣或中國，並不是重點。身為一個小說家，黃克全最重要的是要喚醒金門人的自醒、自覺，才能來決定金門未來的命運。……我認為黃克全非常有可能成為金門文學的開山祖師，……作為金門人的使命感，最需要考慮到，人與文學雙重地位的問題——金門人如何給金門定位？金門作家如何給金門文學定位？」

黃克全如何看自己與臺灣文學或金門文學的關係？

大多時候，金門島鄉在小說中扮演的角色也都僅止於承載故事的背景罷了，很少提升為前景。至少，我寫作時並沒把自己定位在某個地域性作家來思考。換言之，我並沒有很強烈意識到自己寫的是金門的小說，我關注的焦點依舊在人心人性所衍化的諸多存在觀本身。（黃克全，〈在黑暗中工作（跋）〉，1992年《太人性的小鎮》）

「以具有特性的金門（題材），書寫人類存在的普遍性問題」，正是文學作家所以書寫的職志，此應是文學之為人類共同藝術而不待言的天性。至少至一九九二年《太人性的小鎮》出版為止，以及一九九四年的《夜戲》等不乏金門情境題材的小說集，在一九九六年「金門學」浪潮盛起之前，黃克全以不定位於金門地域的作家，但以顯著的金門特色題材的文學書寫，已在臺灣文壇中被標誌並提出了「金門文學」與金門作家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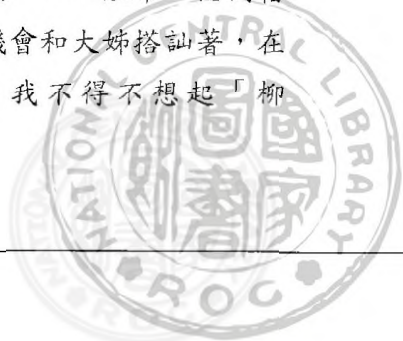
臺灣文學史重要學者陳芳明，所著《臺灣新文學史》（2011年）提及唯一金門籍作

家，是舉《火殤世紀——傾訴金門的史家之作》（2010年）為代表作的吳鈞堯（1967-），在該書末章〈下一輪臺灣文學的盛世備忘錄〉所稱「新鄉土小說，或後鄉土文學」之作家群中，一筆帶過，未有評論。

吳鈞堯被陳芳明唯一提及的作品《火殤世紀——傾訴金門的史家之作》（2010年），獲二〇一一年小說金鼎獎（文化部國家級獎項）。黃克全主編《金門現代文學作家選》（2016年），以吳鈞堯為散文作家。黃克全《金門現代散文家》之〈吳鈞堯論〉云：「他寫散文的時候用了許多小說的構圖，反過來，寫小說的時候又往往著重鋪陳語言。……吳鈞堯的優缺點都受他自己這點特質所制約。大致看來，他的小說恐有失敗之虞，但散文卻成功了。」為《金門現代文學作家選》總序的李瑞騰對黃克全「心中自有一把尺」的敢於挑戰頗為捏汗：「把吳鈞堯放在散文類，等於是說他的散文寫得好，至於他自己認可的小說，克全顯然沒把它看在眼裡，不產生爭議也難。」

同樣是以「金門小說」之作，先後吸引臺灣文學史前輩及當代專家之眼，姑以黃克全小說和吳鈞堯小說同以金門戰爭為題材的局部書寫，舉例對照試讀其小說文學：

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四十九年六一七、六一九砲戰以後，島上駐軍有越來越多的跡象。但絕大部分都不住民宅，轉而住到村子以外逐年新闢的碉堡營房去了。我們家後落借住的阿兵哥也全部搬走。同時，許多行業便應運而生，……經常，他們藉著拿軍服來修補的機會和大姊搭訕著，在這群阿兵哥當中，我不得不想起「柳



腳」。——黃克全〈最後的士兵〉，《夜戲》（1994）

民國四十三年九月三日，黃看天送貨回來，黃母七手八腳，幫客人倒茶水，跟兒子說，二桌客人要菸。黃看天拿菸給士兵，……黃看天一陣痙攣，那不正是，壞了一截的耳朵？……猛然，空中轟轟巨響，黃看天等，料知中共砲擊。……班長火速集合士兵，……趕回部隊。

黃看天跟母親到古崗親戚家避難，半個月返回，見著屋舍完整，心情一鬆，走到大門，卻見屋子裡的貨物都被搬得精空。走訪打聽，原來是碼頭的勞務兵搬走。——吳鈞堯〈傷耳〉，《火殤世紀》（2010）

夏天還沒過完一半，果然如拈光講的，不大不小的劫難，六月十七、十九兩天，大陸把將近十七萬發砲彈下雨一樣打在島上，……官方的說法是大陸對岸抗議美國艾森豪總統訪問，所以砲擊示威，但村人相信，而且越來越相信，這場戰事正是拈光的咒語引來的。

村人商議在村口蓋一間廟，依輩分是長老的拈光也受邀到場。當天我染了風寒，躺在床上。隔著布帘，廳堂父親跟鄰居轉述拈光在商討會上講的話……光面叔公儘管嘴硬冷哼一聲表示不信，臉色卻馬上變成青綠色。——黃克全〈恐怖鐘聲〉，《太人性的小鎮》（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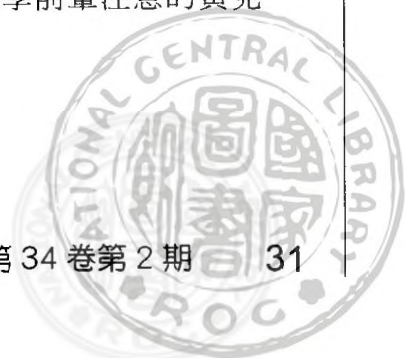
金門遭受百萬顆砲彈轟炸，民俗信仰牢不可破，古寧頭大戰李光前將軍殉職，民眾立廟祭拜；曾有女屍漂浮到烈嶼，因其節烈抗暴，被奉為烈女。金門有兩個恩主公，一是唐代陳淵，奉命牧馬金門，帶領

十二姓民戶跟部屬，開啟生息；再是胡璉將軍，駐守金門，卻在金門當神，成了另一個恩主公。

陳永發彈掉菸灰，望著濃墨般的夜跟海。夜是個時間概念，卻太深、太濃，太不著邊際，……因為這是絕望的黑，才有神的需要。……那一夜，陳永發在他班兵眼裡，真像一個神了。——吳鈞堯〈葬場〉，《火殤世紀》（2010）

其實，所有本地金門人都知道，胡璉被稱為第二恩主公，一直都僅止於綽號性的暱稱，並沒有像陳淵那樣「在金門當神」，也不像凶死的李光前和烈女仙姑一樣被民眾立祠或塑像祭拜。姑不論這是以史事為小說的改寫或虛實誤區，《火殤世紀》雖以小說的文類得獎，若非書前序文一再以小說指稱此書，信手翻閱讀來，少有人物對話的大量散文敘事，確實是文人筆墨的紀傳體筆記成分，多過於現代小說普遍講究具體情境的構造元素。若說黃克全是以金門的生活情節為其人性探索的獨白，吳鈞堯金門歷史小說書寫，則近似金門歷史說書人的喃喃自語。

一九九二年「黃克全小說座談會」上，葉石濤等臺灣文壇代表作家，開宗明義說金門與臺灣相異、金門文學不屬於臺灣文學，但全面肯定黃克全的小說確實是「金門文學」。時隔二十年，以《臺灣新文學史》向葉石濤致敬的陳芳明，在二〇一一年完成撰述出版的《臺灣新文學史》，何以既帶進了吳鈞堯的金門書寫，卻又忽略最早以金門書寫引起葉石濤等臺灣文學前輩注意的黃克全？



### 三 金門文學如何相屬於臺灣文學

吳鈞堯對金門文學發展研究的結論云：「金門現代文學邊緣化的原因，與臺灣文學的界定有很大的關係。……臺灣文學崇尚要有臺灣意識，但是，金門人在經歷戰火之後，命運綁得更緊密，金門作家多有金門意識，而少臺灣意識。臺灣意識該如何包容金門意識是臺灣現代文學必須再去思考的；金門意識如何超越金門、臺灣，乃至於擁有高廣的視野，是施政者以及所有金門作家努力的目標。」（吳鈞堯《撥霧——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2010年）

臺灣現代文學如何見容金門現代文學於其中，是吳鈞堯在二〇一〇年所期許的未來。陳芳明於其後一年出版的《臺灣新文學史》將吳鈞堯入列，似已正面回應了他的期許。

而從吳鈞堯「金門意識如何超越金門、臺灣」對金門作家的期許來看，黃克全在一九九〇年代的金門題材小說創作、及其不定位於地域的創作自白，所體現的意識與超越，顯然早在吳鈞堯對金門文學的期許提出之前已經達成。但在這樣的超越上，黃克全既不在臺灣文學史開山前輩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定義之內，也不在「複數並置」的《臺灣新文學史》任何一筆所提及的作家之列。

所以，臺灣意識的存在與否、和金門意識的超越，是金門現代文學與臺灣新文學的相屬／融合的必然基礎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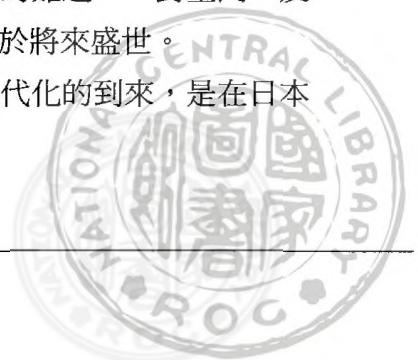
究其實，以陳芳明的閱歷之深，當其「複數」視野觸及金門時，不能不曾見聞葉

石濤等人討論過的「金門作家」黃克全及其「金門文學」的存在，以及葉石濤、彭瑞金等無法定位「金門文學」於「臺灣文學」的論述。陳芳明自承「作為一個本土派論者，畢竟還有一些意識形態的幽靈在作祟」，但頓悟到「所有在現實之鏡映照出的移民，選擇在海島停泊時，他們的情感與美學也都匯入了本土」，以此而得以匯入非臺灣本土籍貫、而在臺灣「本土」有所創作的作家於《臺灣新文學史》中。

然而，在這樣的概念下，不在臺灣本土的海島、在臺灣本土之外的海島，如何概括在臺灣「島上」、「本土」的論述中？納入黃克全，必先回應前輩葉石濤提過的臺灣、金門的歷史經驗不同、地緣疏遠，而是否能夠是臺灣（本土）的一部分等問題；同時這也牽涉到「金門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但是否因此等同／成為臺灣的一部分，之歷史、之政治，的難題。

陳芳明繞過了黃克全（1952-），不與黃克全同世代發表作品的多重奏、後現代作家如朱天文（1956-）、張大春（1957-）「複數並置」的討論；也不與回歸臺灣的海外及馬華文學等，「複數並置」的提到產出金門情境的「金門文學」，甚至也不在臺灣文學的邊緣（性別、同志、原住民等）等少數存在之列。但以最晚近於眼前的《火殤世紀》的「金門史家之作」及其作者，走筆一畫於最末章〈下一輪臺灣文學的盛世備忘錄〉中，姑以完成其「複數並置」的臺灣文學史誓願，而將未解的難題——對金門，及其文學的評述，留待於將來盛世。

誠然，臺灣的現代化的到來，是在日本



殖民下不由主觀願望的被動接受，統治者非我族類的身分極其明確，因此，「從一九二〇年代發軔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先天就帶有強烈的抵抗與批判，而且也是與生俱來就要追求自主與開放。」（陳芳明〈序言——新臺灣·新文學·新歷史〉，《臺灣新文學史》）而金門的現代化，卻是以民主基地之象徵與神話包裝的戰地政務建設中，開啟封閉而緩慢的絕緣於大陸也遠離於臺灣的現代化進程。統治政權不具異國、異族、異界的天然排他性，在戒嚴法以及捍衛民主基地的使命宣教下，即便受苦受迫害，也無相對於其不當治權說詞的對抗論點、和足以及時養成的知識人群，著力於抵抗與批判。但是在黃克全這樣的金門人，在那樣封閉政權與情境的地方生長，離開之後，執念於文學志業的書寫中（而未必是基於控訴的動機），不論是否存在地域意識，最直覺的取材必然是對那些題材足以產生觀察的距離和視野之後，才有生動而令人注目的描寫。這或許是葉石濤從日治時期出發、以抵抗與批判為「臺灣文學天性」的認知下，看黃克全有著濃郁金門戰地背景的小說，對於其中令他感到陌生的情境書寫，直覺解讀為作者對荒謬人性、或對偷情感到痛苦；而作者黃克全「只是驚奇」的以這些題材寫自己對人性關注的書寫意識，只能在「金門與臺灣相異」的臺灣文學論述框架下獨白。

#### 四 金門及其文學，必須建構於金門地方意識以成其為「金門、文學」之作嗎？

試看金門境外學者的文學觀察：「不得不承認，在金門學邊緣發聲，在地人楊樹清指認誰誰誰為金門籍作家之前，除了黃克全外，讀者是殊少能從作家的作品讀出他可能來自金門。」（楊孟珠〈雙鄉視野與戰地記憶：黃克全的金門書寫〉，《2008金門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民人的家國意識固然在於家國認同，而文學的家國，是在文學生產之地，還是作者生屬之地？對照臺灣文學作家，不論是被目為鄉土、眷村或軍中文藝作家，除了以最熟悉的題材寫作最關切的人，誰又曾從評論者之目而自創作之始、或創作之中，自行定位並定義其作家身分於所居的鄉土、眷村或軍中範疇呢？

以此視之，黃克全在「金門學」浪潮呼喚金門主體與定位之前，不自居於地域作家而書寫地域致成為「備受矚目的小說家」之文學注目，或許更加接近於尋找金門文學特色／本色所在之追求。

如果以作家為主體而論文學，純文學的藝術之作（而非應制之作）原無畫地自限而謂特色者；如果以地域為主體而論文學，也從無任何地域題材，能被限制為只屬於本地作家。從本土或非本土意識談主體以論文學，將來金門文學唯恐被臺灣文學邊緣化而必要來寫一本金門文學史或金門新文學史時，朱西甯《八二三注》如何能在金門意識之內又不在金門文學之列？或許也將循臺灣

本土論述之路，遭遇陳芳明所遭遇過的躊躇跋涉、或循其規矩以「複數」包容之、解除或開放本土的地域與時空廣度。

如果這樣的本土／地方意識的執念是陳芳明已經走過的文學史觀與現實幅度的拉扯而必然有所折衷的妥協，以作家籍貫為金門意識和文學指標的《金門文學叢刊》，其實也正有意識的或不期然的學步本土派臺灣文學史前輩早期的論述軌跡，以「金門籍作家」與「金門文學」概念等義視之而不可分割下，作家籍貫／與認同的流動性等土地概念無法界範的「文學」創作的自由，如何定義和論述金門文學的地方性和超越性，是深陷於本地的執念而不違求索文學本質的書寫者籍貫追逐中，尚未明確覺察的「金門文學」問題。

吳鈞堯以同為金門作家的身分、對長期深耕文壇夥伴的惺惺相惜，說黃克全：

金門該慶幸有黃克全這樣的作家……離島文學或者金門文學始終擠不上主流，除缺乏論述之外，也欠缺跟黃克全一樣優秀，且願意書寫金門的，更多的作家群。（吳鈞堯〈說黃克全〉，《金門日報·浯江夜話》，2007/01/14）

從籍貫與本土尋找金門文學的主體性，終究不免隨金門在中華民國和臺灣的歷史與政治連結的多重邊緣化中更加感受到邊緣與失落。從全球的區域視野研究過金門與沖繩的美國學者，有著似乎語焉不詳但引人深思的一種結論：

例如沖繩就像金門一樣，被用作集中軍事化的地區，也可能因此在他從屬的社會中被降級。……現在的沖繩猶如金門，正面

對著一個選擇，不是融入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區域和全球秩序，成為邊緣性高、依賴性高的窮鄉僻壤……就是成為一個基地，讓二十一世紀全新、去中心化、永續而自然平衡的秩序能在其上創造出來。

（宋怡明〔Michael Szonyi〕引述參考馬克〔Gavan McCormack〕描述的沖繩，《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頁323）

（作者按：本文原題〈金門的歷史、地理和金門文學〉發表於「2016年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馬來西亞拉曼大學），會後修訂為〈金門與金門文學的位置〉，收錄於陳益源主編《2016年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本文為論文集修訂版之刪節改寫）

校對：陳芸萱／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學生  
李雅筑／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學生

